

文選李善注

冊四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

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喬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岳傷窮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

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

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

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

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

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  
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

也 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論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分之貌也騰鳥賦曰寥廓忽

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

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

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易

曰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聖智弗能豫也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

世託菲薄之陋質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當休明之盛

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

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

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享曰三公在天法三台

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 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

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 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

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 武皇忽其升遐八音

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武皇忽其升遐八音

遏於四海 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崩諡曰武禮記曰天

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遏密

入音孔安國尚書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

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彼楊駿為太傅百官揆己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揆己以聽於冢宰

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曰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

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窺七貴於漢庭講一姓之或在七姓謂呂霍上

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講亦曉字也爾雅曰曉誰也無危明以安位祗居

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逼主以示己專也干

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孔

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言孔微

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時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

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

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辟匹亦切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固漢

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言己闕行藏之明而有

為是陋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駭蓬轉因遇際會察位偏其

隆替各節灌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鸞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

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備壞敗之貌洛罪切灌亦壞貌七罪切累卵

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

難作玉隱晉書曰潘岳為揚駿府主簿駟匪擇木以棲集鈔林焚而

鳥存擇木已見魏都賦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

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弛秋霜之

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

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長歌行曰陽春甄大義以明責反初

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

頌與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

策曰薛人攜老幼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疾

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

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

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况也漢書

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勝

犬馬戀主之情東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絲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

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爾乃

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名也郵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

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

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

水澣化流岐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

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弄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澣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

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

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命惟新倍與響同邠與函同

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騁遲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材強道者惟

有武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曰曰曷為不寐王曰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

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

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

百舉全數也周易曰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

積善之家必有所慶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

方指日而比盛也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

異涉海之失拖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

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

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人謂武王與

也此於日言去復來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也安危異

情故曰乖舛也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考土中于斯邑

哉乖舛不齊也爾雅曰迢遠也今協韻為呼瞑切

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鄩遂鑽龜而啓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

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

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杜預

左氏傳注曰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

繇卜兆辭也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

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

杜預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

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

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

大禹能亡失德夏以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

長懋說文曰懋盛也

尤闕西之効戾

言鄭伯以子類樂及徧舞為樂禱而討之既尤之矣及乎享王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

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類子類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類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魏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

咎必至今王子類歌舞不倦樂禱也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類鄭伯享王于

關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咎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霸世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温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重晉文侯重耳

靈壅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鬪欲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

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禱夫二川之神賈逵曰鬪者兩會似於鬪小雅曰演廣遠也

以迄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悼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

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罃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入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

母弟子明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巧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

曰我日構禱毛萇曰構成也左氏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傳衛彪奚曰魏子于位以令大事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亦崩弟敬王亦崩子元王亦崩子定王亦崩子哀王亦

文  
卷十  
四一中華書局聚



弟殺哀王自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觀王立崩子赧王立東  
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  
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  
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  
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灑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灑水經注作濟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城  
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

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

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

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字書曰瘞埋也倚

劍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闕其

坎深不至於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

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眄山

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

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泐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  
曰攬騏驎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  
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  
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  
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泐薛君

曰回邪僻也老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澠池

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戰國策楚

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

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閒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取東瑟之偏鼓提西岳而接刃辱十城

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備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秦王曰寡人

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

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擇為一擊缶秦之羣

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

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盜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

人服化說文曰奄覆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

也取備自取雄備也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

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

必辱之相如出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

王留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處智

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處智

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相如

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

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

文選卷十 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當光武之蒙塵

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回谿不尤嘗以掩德終奮

翼而高揮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

道擊大破之散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泥池左氏傳臧文仲

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識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

薛綽曰翬飛也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寶戲曰廓帝絃恢皇

綱鄭玄周禮注登嶠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

比見臯記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縷以授戈

曾隻輪之不反綵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乙

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關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于墨縷

經敗秦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

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穀匹馬

無反者值庸主之矜復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

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言

值庸主矜而復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  
過而歸諸己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  
慶鄭曰復諫違卜杜預曰復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  
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  
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汪彭  
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斯三敗矣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  
不出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  
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  
僞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爲雜  
也非降曲嶠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  
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與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劉澄  
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爲與國與黨  
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號號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  
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  
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與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滅  
文仲聞大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  
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我祖安陽言陟陝鄂行乎  
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鄜善長水經注曰棗  
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瀆水北有美哉  
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

魏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

虞應乎鵲巢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

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

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威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

於僮汎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

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儂郭況擅朝政儂質天子於營儂將楊奉

叛儂儂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熲以天子還洛陽儂洲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

朝曰單旗劉狄刺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

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

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

舟中而掬指華嶠後漢書曰李儂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衆擊儂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

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撲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孤

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于虛賦曰洞胸達

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滄又曰攘袂而與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升曲沃而惆悵

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穆侯之

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考侯曲沃武公伐

翼獲翼侯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屬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挑

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

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

之本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也

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

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奔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

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算

嬴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

或開關以延敵競逐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怯勢也

文選卷十 七 中華書局聚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

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連雞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噤巨蔭切連雞

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

連雞之不能俱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贍函之險未嘗暫

止棲亦明矣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

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

交而天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

下無邦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

賓於柏谷妻靚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

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壇以

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

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

刀劍令主人煙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

不可圖也天寒煙酌酒多與其夫醉煙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煙

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煙金千斤

擢其夫為羽林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槩之或變峻徒  
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

子注曰癸駢馬口中長銜也癸巨月切淮南子彼白龍之魚服挂豫

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

於天下此乃陵上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

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

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

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

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諡曰戾以湖邑屬鄉為戾園又

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

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

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

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

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

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騷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

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閩鄉縣東十里鳩瀾西廣

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發

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園古之桃林也發

闕鄉而警策翹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漢書湖

號州閩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

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翹向也翹與邈古字通獻帝

中



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  
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

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流河曲閱音聞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  
二華巨靈最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閱音聞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

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  
有持與使者璧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

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不語怪以徵異我  
沈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不愠韓馬之大愁阻關谷以稱亂  
語怪力亂神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  
曰元惡大憝孔安國曰憝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

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

用故制勝於廟筭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  
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

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  
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漢書楊雄即趙充國圖畫

而頌之曰料敵制勝砥揚桴以振塵繡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

京觀字書曰砥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  
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

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呼麥切  
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之  
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

尸以爲京觀杜預曰積尸封狹司馬相如大入賦曰區中之隘

狹廣雅曰踏踰傾側也踏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

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踏秦郊尚書曰雍州

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邪界褒斜右

濱汧隴褒斜併隴並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面終南而背

雲陽跨平原而連嶧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爲終南此賦下

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九峻嶷嶭太一龍挺並

見上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蒼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

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曰馮歸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

也霸漣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

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

在藍田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萸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南三十里今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爲陂灌漑者鄭白已見林茂有鄂之竹山

挺藍田之玉

並已見上文

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

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

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

神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

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入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貞臣

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

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

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鄜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爲

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

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

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爲兮

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

衆淫嬖褻以縱黠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爲亡

國

史記宣王崩于幽王宮淫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爲烽火燧大數有寇至舉烽火諸侯

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隱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堯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

呼滅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

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懼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

焚項籍燔其宮室營守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

失火燒其藏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闕外被項籍之

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

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埋報勤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

謂反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

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所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

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方論高祖之德故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

也漢書班固高祖紀述曰是天生德聰明神武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

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唯允

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率土且弗遺而況於隣里乎況於鄉士乎于斯時也乃

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

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高祖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

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

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

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籍舍怒於鴻門沛踞

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籍舍怒於鴻門沛踞

文

卷十

十一中華書局聚

躋而來玉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搦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

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

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

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

沛公曰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會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會起

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

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詩曰

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

莫敢不來王搆挺也力刃切周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嗑齧也音誓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

激揚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間之為誰張良曰

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增飲酒拔劍切肉

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也忽蛇變而龍據雄霸

上而高驤會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緒先生曰丈夫龍

文家化為國不變其性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

蛟龍襲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會會怒撞

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

嬰罵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漢書曰

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

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疎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

傳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

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  
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饌于禰毛萇曰祖而

舍載飲酒於其側曰饑漢書曰劉德妻死金墉鬱其萬雉峻崿峭以  
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長盛滿也

繩直西京賦曰橫西溢而絕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戾飲馬之陽橋  
而萬雉峻崿峭險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

踐宣平之清闕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  
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

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都中雜遯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

展名京之初儀卽新館而蒞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長安舊都

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董政也毛萇詩傳曰蒞臨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巡省  
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

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塵管庫蕞芮於城

隅者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  
能處一也漢書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

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  
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塵市中空地禮

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鑿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蕞聚所謂尙  
貌也音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

各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爾乃階長樂登未央

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汎太液凌建章繁馭娑而款駘盪轡杓詣而轅承光徘徊桂宮惆悵

柏梁配西京賦上並見驚雉雉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

思之芒芒魏都賦尚書曰予思日孜孜見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

縣史遊急就章曰乘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

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毛萇

曰鞠窮也潘岳關中記曰秦爲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

明帝欲徙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懷夫蕭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辛

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爲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

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

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

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

十九歲乃還拜爲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

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

騫爲博望侯教敷而彝倫敘兵舉而皇威暢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臨危

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

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

注曰投奔命也史記  
曰魯連好持高節 暨乎稔侯之忠孝淳深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

伏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且上  
臥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禪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羅襲白刃從

東廊上日碑抱何羅呼日何羅反得禽 陸賈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

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日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

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

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

以此游漢庭公卿聞名聲籍甚答賓戲日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

日吉甫燕喜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

既多受祉 子長為太史令修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日劉

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議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

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日劉 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

漢書日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日張

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日王遵字子

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又日王駿琅邪人也為

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日前有趙張後

有三王又日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

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日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

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絲此天下稱之也汲長孺

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

數直諫又日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

十二中華書局聚



每朝候上闕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終童山東之英

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

妙賈生洛陽之才子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

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

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

妙年飛翠綏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鄭玄禮記注曰綏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

玉東觀漢記杜詩上書曰伏湛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謂曰碑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沈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喜奮迅泥滓

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澱也或從容

傳會望表知裏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謂廣漢之屬也或有大才而無貴仕謂賈誼之屬也皆揚清風

於上烈垂令聞而巳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

詩曰令聞令望左氏傳穆羸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

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

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而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龍靈顯赫光震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

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

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

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漢書曰更

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

莫不扼腕而言西京賦曰巨猾聞豐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

揖不疑於北闕軾檣里於武庫漢書曰儻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

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

吏收縛曰昔黼黻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檣里子者名爽

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

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酒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漢書

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酒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贊曰

武帝設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

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

車戒賈誼過秦曰三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

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曲陽侯五侯大

脩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

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游蕩無度命

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

道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

觀以延神仙帝耽溺之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祕淮南子曰大

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

文 卷十 十一 中華書局聚

造化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爆鱗骸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

擢仙掌以承露于雲漢而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致之金莖西京賦曰干雲霧以上達

叩莠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

之減半勒東岳以虛美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菑諧叩竹杖則開梓柯越葛漢書曰武帝作角抵戲又

東方朔曰甲乙之帳臣贊曰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考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禪書曰

勒功中岳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文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

之無賜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方言曰賜盡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

之猗靡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于虛賦曰飛襪垂鬢扶輿猗靡較音校壯當熊之

忠勇深辭輦之明智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鬪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

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好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傳昭

儀等皆慚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

無近似之乎楚辭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

日招貞良與明智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

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其美光可咸善以鑑廣雅曰鑑照也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事由體輕

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以奇見幸故曰聲流緣廢自裁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

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

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

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方言曰掩止也

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王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

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

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正

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說文曰擗拜舉手下也索杜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

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憫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

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

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

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憫猶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

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

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

昭王昭襄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領衆感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劓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杜篤吊比干

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西京賦曰林薨之饒于何不有

陛殿之餘基裁岐蛇以隱嶙為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

頽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想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秦史記曰

登岐蛇之長坂隱嶙絕起貌趙壁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相如因持壁却

趙壁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相如因持壁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

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壁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瀏睨目清貌也燕圖窮而荆發紛紛絕袖而

自引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手

首搃秦王不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鈔以脫贖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

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

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鉞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贖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伺候也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贖者脫去人之贖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贖膝蓋贖

音各一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駭

音格字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駭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

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  
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狼音具 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

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

棄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  
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

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儒林填  
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偽是儒林填

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

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  
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廣雅曰穽坑也才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江

東呼火熾猛為煬余亮切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轅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

可復牽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

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  
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轅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

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  
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轅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

前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

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

寄坐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

文

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惕覺寤而顧問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

誅及其身與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鬪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

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

侯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弗許閻樂麾其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

紆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爲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

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紆除

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十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

降已見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衆寡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圖書藏之

漢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羽天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羽天

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

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彌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

蓬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

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感市閭之鼓井歎尸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

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

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

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漢書

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

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事東郡

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卽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廉儻官錢放散百

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

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說文曰葦麻蒸也阻留切然葦井卽渭城

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

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訐以

為直者說文曰訐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

又魏驥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造長山

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造長山

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漢書曰高祖

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

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冊畢舉此高祖之

大略也潘元茂九錫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

文曰羣善必舉也

步毀垣以延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

京國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

楚辭注曰擊手曰揜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

楚辭注曰擊手曰揜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

楚辭注曰擊手曰揜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

楚辭注曰擊手曰揜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

楚辭注曰擊手曰揜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

楚辭注曰擊手曰揜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

楚辭注曰擊手曰揜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

楚辭注曰擊手曰揜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



之寂寞

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漢靜也

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

漢書曰爰盜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盜進說王

以此怨盜使人刺殺盜安陵郭門外盜烏浪切

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謔隕吳嗣於局

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飜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

沮善而勸惡

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

吳太子侍飲博弈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

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書聞爰盜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

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

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國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

可成無討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

涓瑩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涓瑩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

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皆毀也子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褒

爾切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

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

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

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曰勤毛萇詩傳注曰勤告也

之孕育小雅曰狂狃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

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

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

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

而不刊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

羞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

從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葬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後不合潘岳關中記曰秦作葬故曰孤墳驚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渭水橫橋音光雍

州圖曰在長安北門礎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二里橫門外也

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

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礎石為門

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山之巔以為關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

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

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洿焉汙與洿古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由偽新之九廟夸宗

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

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玉四曰齊敬玉五曰濟北惠玉六曰濟南伯玉七曰元城孺玉八曰陽平頃玉九曰新都顯玉又曰鄧曄于匡

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

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漢書

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五莽贊曰昔

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

應劭曰宣帝廟曰樂游又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侔德殿宗周宣矣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

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

神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

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諡曰思后故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

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

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

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北瑩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

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

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汗隆

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汗隆

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開襟乎清暑之

匡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也開襟乎清暑之

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

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交渠引漕激湍生風漕渠已乃有昆明池乎

顧而游目五柞在整屋交渠引漕激湍生風見上文乃有昆明池乎

其中漢書武帝發其池則湯湯汗汗滉滉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

之字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

似雲漢之無匡古詩曰皎皎河漢女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

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乎出象扶桑

於濛谷昔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

之浦昔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

揭豫章珍館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

揭焉中峙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

文選卷十

大一中華書局聚

大一中華書局聚

大一中華書局聚

漢天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孔安國尚

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玉葬之擢百尋之層觀今數

仞之餘趾鄭玄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振鷺于飛鳧躍鴻漸毛

曰振鷺于飛周乘雲頡頏隨波澹淡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

易曰鴻漸于干乘雲頡頏隨波澹淡下曰頡頏上林賦曰浮淫汎濫隨

波澹澹灑灑驚波喑喑陸茨西京賦曰散似驚波上林賦曰喑喑菁藻

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瀦說文曰蕃草茂也夫奄切伊茲池之肇

穿肄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也言

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

船戰遂乃脩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率孔曰齊侯

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

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

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

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凡厥寮

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權收畧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

民以樂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

多少徒觀其鼓柅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義來往言欲迴輪必先鼓柅也郭

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柅為軸舊說曰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縶也輜或為縶縶毛萇詩傳曰縶縶也灑亦投也挺拔也又取魚又也西

京賦曰又族織經連白鳴根厲響貫鯁弔尾掣三牽兩也連白以白

羽連綴網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為聲言曳織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

魚者扣舟弔猶擊也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徽杜預左氏

音的字書曰掣牽也鉅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徽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

黏徽也華魴躍鱗素鯁揚鬐鬐已見雍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霍

霍罪罪周禮曰內饗中七鄭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鸞刀已見東京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

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傳毅

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鞏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

曰以御賓容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閭沒女寬將諫饋入三獻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獻中置自咎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獻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无欲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言將還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蓐也毛詩曰文茵

文選卷十一 九 中華書局聚

暢轂楚辭曰新沐者必徘徊鄠鎬如渴如飢心翹慙以仰止不加敬

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而自祗鄠鄠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豈三

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

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子有亂臣十人馬融論

語注曰周公曰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夭散宜生南宮适

其一人謂文母也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鄠及鄘仍京其室庶人子

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鄠

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

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

二蔡邕胡黃公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識言誰之

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子羸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

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

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擾鋤慮有德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

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

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

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閑田手莫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蘇秦張讓已見上文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

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鈎唯甄者之所爲如

淳曰陶家作器於鈎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爲

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

昏作勞密邇檢狃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爲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爲渾而制者必割

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而制者必割

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人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制焉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

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

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雖智弗

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己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

克曰庶幾免於戾乎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

戾下或有劣字非情以通

文選卷第十

文選卷第十

文選卷第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游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遊覽

登樓賦

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

為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

古雅曰以銷憂

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孫卿子曰多暇

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閑也暇或為假楚辭曰遷逡次而勿驅聊假日以消時邊讓章華臺賦曰奠彌日以銷憂漢書東

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  
說文曰屋宇邊謂樓之字也西京賦曰雖

斯宇之斯垣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禁室靜幽蒼頡篇曰敞高顯也爾雅曰仇匹也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

沮之長洲  
挾猶帶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雒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郢入江雒與沮同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  
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孟康漢書注曰沃灌漑也北彌陶

牧西接昭丘  
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弘之荊州記曰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爾雅曰郊

外曰牧荊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  
春秋文耀鉤曰春致

其時華實乃榮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

留  
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會遭紛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

迄今  
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紛濁孔安國尚書情眷眷

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傳曰懷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憑

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言感北風逾增鄉思也小雅曰馮依也漢書曰天子自軒檻上墮銅丸韋

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風賦曰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

岑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北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路透迤而脩迥兮川既漾

以而濟深透迤長貌也爾雅曰迥遠也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悲思薛君曰漾長也毛詩曰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渡也

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楚辭曰忽臨眺夫舊鄉漢中昔尼父

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尼父鍾儀幽無自律論語子在陳曰歸歟歸歟鍾儀幽

而楚奏兮莊寫顯而越吟左氏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

軫對曰昔越人莊寫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寫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

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者哉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

達而異心鸛謂鍾儀達謂莊寫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惟日月之

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尚書云日月逾邁若弗來左氏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

詩也爾雅曰極至也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賈逵國語注曰觀望也

文

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道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懼菹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

食論語子曰吾豈菹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菹瓜焉能

謂己浚渫也猶臣脩正其身以事君也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

日忽其將匿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風蕭瑟而並興

兮天慘慘而無色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獸狂顧以求

羣兮鳥相鳴而舉翼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原野闐其

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原野闐無農人但有征夫而已周易曰闐其

夫心悽愴以感發兮意怛怛達丁而憺切惻廣雅曰感傷也毛詩曰

也又曰勞心怛怛毛循堦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於力切司馬

王逸楚辭注曰憤懣也說文曰臆胸也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

反側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

詩曰展轉反側

遊天台山賦并序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

孫興公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

卒于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廣雅曰秀異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

有四明天台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曰高平曰陸謝靈運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窾

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卽是定光寺諸佛所降葛仙公山也夫其

峻極之狀嘉祥之美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東京賦曰備致嘉祥窮山海之環富盡人

神之壯麗矣埤蒼曰瑰璋珍琦也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爾雅曰太

華山爲西嶽衡山爲南嶽常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冥者冥冥深奧也幽迥遐遠也

或倒影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重溟謂海也山臨水而影倒故曰倒影也

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杜預左氏傳注曰魑山神魅怪物莊子曰其道幽遠而無人舉世

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劉北穀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舉世皆然將誰告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

禋故事絕於常篇各標於奇紀廣雅曰絕滅也篇卽常典也廣雅曰標書也奇紀卽內經山記然圖

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列

傳曰赤松子好食松實絕穀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讚曰香水須茹芝莖斷食休糧以除穀氣廣雅曰茹食也讓慮切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言非寄情遐遠

搜訪幽冥篤信善道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也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

再升者也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我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五經周易注曰若辭也臞音幼方解纓絡

永託茲嶺方猶將也纓絡以喻世網也說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不任吟想之至

聊奮藻以散懷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太虛遼廓而無闕運自然之妙有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無闕謂無名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然

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鵬鳥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王弼曰自

然無義之言窮極之辭也又曰妙者極之微也老子曰道生一五氣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

故謂之妙欲言其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

老子謂之道也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老子曰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為萬物也融猶銷也班固終南山賦

曰流澤遂而成水嗟台嶽之所奇挺實神明之所扶持廣雅曰挺出也魯靈光殿

賦序曰豈非神明依憑支持者也陰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宿天台越境故云牛

率牛之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本華岱九疑皆山名也劉瓛

周易義曰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陳侯曰姜太嶽之後也山

嶽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貌彼絕域幽邃窈窕王逸楚辭注曰魏遠

賦曰璇室嬈媚以窈窕洞房近智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

曉近智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智守所見而不之之哂夏蟲之

疑冰整輕翻而思矯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今既哂之故整翻思矯

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

示兆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赤城霞起而建標

遙瀑布飛流以界道支遁天台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

霞懸雷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

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

標立物以為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標甚高界道觀靈驗而遂徂忽

謂為道疆界也法華經曰黃金為繩以界八道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上

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上尋不死之福庭今留不死之舊鄉玉逸

曰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上晝夜常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

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

中華書局聚



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淮南子曰掘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

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漢書音義曰暢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

鈴七啓曰余好手褐未暇此服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嶠之崢嶸淮南

子注曰叢木曰榛孫子曰草樹蒙龍文濟楸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

迅征顧愷之啓蒙記注曰之天台山次經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凌

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服虔

漢書注曰跨穹隆之懸磴丁臨萬丈之絕冥穹隆長曲貌西京賦曰

顧愷之啓蒙記曰天台山石橋路逕不盈尺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

之翠屏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異苑曰天

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逕纒容數人攬膠居木之長蘿援葛

菑力之飛莖顧愷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援女蘿葛藟之

雅曰女蘿兔絲賈逵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漢爰益諫上曰

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必契誠於幽昧履重嶮而逾平

方朔十洲記曰桂英流丹服之長生

幽昧謂道也鍾會老子注 既克隋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言其道險曲折有九

也杜篤首陽山賦曰九折芙蓉而多艱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列子晏

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目明也說文曰寥虛空也毛萇詩傳曰朗朗也列子曰子華之容

緩步謂視尚書 藉慈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以草薦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草生

曰從容以和 夜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爾雅曰噤噤

兮萋萋杜篤首陽山賦爾雅曰噤噤觀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噤噤爾雅曰噤噤

和也謂聲 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靈溪溪名也廣雅曰濯洗也賈逵國語注曰疏除也

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因一濯而假言也六塵虛假而能不

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旋流深淵也身意皆淨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非真而蔽己善行故曰遊大智度論曰五蓋

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禮記 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義農

曰昭然發蒙五蓋或為神表 神農也廣雅曰軌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

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闕關令曰

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毛詩曰陟降其止毛萇曰陟降上下左

曰迄至也十洲記曰滄浪海島中有 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

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

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

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

見彤雲斐亶匪以翼樞噉鳥曰烟晃於綺疏斐亶文貌翼猶承也樞

噉曰烟晃光明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闈內布綺疏外陳薛

總西京賦注曰疎刻穿之也然刻爲綺文謂之綺疎也八桂森挺

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黃隅東郭璞曰八

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枯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

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馮衍顯志賦曰食五芝之

英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

傳曰山南曰陽鄭玄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岷崙建木滅

山上有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渠建木滅

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衆帝所自上下

海經曰神人之上有建木百仞無枝又曰岷崙之墟北有王喬控鶴

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

於山上見之告我家於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

頭毛萇詩傳曰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冲天百法論

曰弁及八輩應真僧然應真謂羅漢也大智度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佛像騁神變之揮霍忽出

有而入無言衆仙既登正道故能騁其神變出於衆有於無爲於是遊覽既

周體靜心閑王逸楚辭注害馬已去世事都捐莊子曰黃帝將見大

牧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

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爲害歸田賦曰

與世事投刃皆虛目牛無全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屠牛文惠君曰

乎長辭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

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玉逸

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疑思幽巖朗詠長川曰疑

清徹也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蹇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玉逸

雉賦注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法華經曰擊大法

宗爰集通仙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衆仙也其通猶通挹以玄玉之

膏嗽以華池之泉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玉

崙其上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

有華池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

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

謂釋典也維摩詰曰是天女所願具足得無生忍候牛矩切

悟遣

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閑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爲宗今悟有爲非而

遣之遣之而不盡覺無爲是而涉之涉之

而有閑言皆滯於有也說文

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言有既

曰悟覺也小雅曰間隙也

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

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

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

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

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

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

消謂

釋典混色空以合其跡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混平  
混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混然無跡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  
空為二色卽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  
卽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也  
王弼老子注曰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為本然王以凡  
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曰卽有而得玄  
也王弼又曰玄 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 釋謂解說令散也二  
冥嘿無有也

物母也言二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  
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  
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卻敬與與謝慶緒  
書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  
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與之意以 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  
色空及觀為三幡識空及觀亦為三幡

不言 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乎  
不言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曰言無言終身未  
嘗言終身不 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妙悟玄宗則蕩然都遣  
言未嘗不言

之為物故渾齊萬像以冥觀兀然同體於自然孝經鉤命決曰地以  
舒形萬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也自然已見上文  
蕪城賦 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  
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

非廣陵厲王  
胥皆都焉

鮑明遠沈約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為昭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

旨為文多鄙言累向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荆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任予瑱敗為

亂兵所殺

瀾弭池爾平原瀾相連漸平之貌也廣雅南馳蒼梧漲張海北走

紫塞鴈門陳茂常渡張海如淳漢書注曰走音奏趨也崔豹古今注

亦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施以漕渠軸以崑崗廣雅曰施引也

氏傳曰吳城邦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

軸持輪也崑崗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之持輪河圖括地象曰崑崗

或為佻軸或為袖重江復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南臨江曰重濱帶

道頭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轆衛人

駕肩全盛謂漢時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塵

閉撲下地歌吹沸天鄭玄周禮注曰塵民居區域之稱說文曰閉闔

也孳茲貨鹽田鎗利銅山聲類曰孳蕃也孳滋古字通也海賦曰陸

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才力雄富士馬精妍功固傳贊曰材力有

籟盜鑄錢煮海水為鹽

卷十一

中華書局聚

漢書曰王元說魏囂曰故能麥秦法佚周令聲類曰麥修字也軼過也佚與軼通西都賦曰

覽秦制畫崇墉剗濬洫圖脩世以休命字林曰佳刀曰剗剗謂除消其土也周易曰剗木爲舟薛

跨周法緜西京賦注墉謂城洫池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其有國家是以前問長世尚書曰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是以板

築雉堞之殿井幹寒烽櫓之勤郭璞曰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鄭玄周禮注曰雉長

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殿盛也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雞樓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郭璞上林賦注曰櫓望樓也

格高五嶽袤廣三墳蒼頡篇曰格量度也五嶽已見天台賦南北曰

淮墳爾雅曰墳莫大嶽嶽嶽若斷岸嶽似長雲嶽製磁石以嶽

禦衝糊頰壤以飛文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廣雅曰衝突也字書曰糊黏也戶徒切毛萇詩

傳曰頰赤也七觀觀說文曰局外閉之關觀說文曰局外閉之關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說文曰局外閉之關

沈論城闕猶車稱軫舟謂之體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耳非獨指局也固護言牢固也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王逸廣陵郡圖經曰郡城吳王廣所築然自漢迄于晉末故云出澤入三代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臣也澤

葵依井荒葛賢塗王逸楚辭注曰風萍水壇羅虺鬼蠶逼階鬪鑿居

聽王逸楚辭注曰壇堂也毛詩曰爲鬼爲蠶毛萇曰城短狐也公木

魅莫山鬼野鼠城狐說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楚辭九歌有祭山

歌行曰久城育狐兔高塘多鳥聲風嘯雨嘯昏見晨趨左氏傳曰豺狼所嘯也胡高切飢鷹厲吻寒

鴟嚇雛厲摩也鄭玄周禮注曰吻口邊也士粉切鄭玄毛詩箋曰口拒人曰嚇火嫁切郭璞爾雅注曰雛生而能自食者謂鳥子

也伏賦藏虎乳血殮膚字書曰殮古文暴字蒲到切或崩榛塞路

崢嶸古尪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廣雅曰崢嶸深冥也韓詩曰肅肅兎冒施于中尪薛君曰中尪尪中九交之道也仇悲

切白楊早落塞草前衰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圓李陵書稜稜霜氣

藪藪風威稜稜霜氣嚴冬之貌藪藪風聲勁疾之貌藪素鹿切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無故而飛

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廣雅曰灌叢也王逸楚辭注曰薄通池既已夷

峻隅又已頽通池城濠也峻隅城隅也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王逸楚辭注曰

思寂聽心傷已摧天台山賦曰若夫藻局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

碧樹弋林釣渚之館藻局局施藻畫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吳芬烈黼帳高張琬淵玉池也碧樹玉樹也

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楚辭曰吳歛蔡謳漢書藝文志有齊歌秦歌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

雀踐踐又曰爵馬同轡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杜預左氏傳注曰薰香東都妙草也又曰燼火之餘木



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玉顏伴瓊裝然京洛即東都也

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頰曰如蘭之茂好色賦曰腰如束素蘭蕙同類紈素兼各文士愛奇故變文

耳宋玉笛賦曰頰顏臻玉貌起楊雄蜀都賦曰姚朱顏離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委猶積也豈憶

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有寵出入與天

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按軫以授子貢廣雅曰命名

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

丘隴殘周禮曰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莊子曰化窮數盡謂

死之

### 宮殿

#### 魯靈光殿賦并序

王文考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

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善曰漢書景帝十王傳曰程姬生

魯恭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魯曰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

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為上國故諸侯為下國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

新姜嫄之廟下洽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魯曰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為釐公釐與僖同爾雅曰兆域也

中微盜賊奔突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未央建章

西京二殿之名杜預而靈光歸軌然獨存然獨存巋然高大堅固貌也魯曰左氏傳注曰隳毀也

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魯曰廣雅曰然其規矩制

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應星宿謂黃阪也賦曰規矩應天上憲黃阪也

鄙觀藝於魯南鄙荊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觀斯而貽丑更切得視

而來見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見可嗟之物為作詩作賦故奚斯頌僖歌其

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魯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

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物以賦顯事

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

明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書云放勳欽明書曰粵若稽

古帝堯又曰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魯曰殷盛也五代周殷

濟哲文明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熙矣爾雅曰紳大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李尤德陽殿賦曰若炎唐稽

古作先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說鮑永曰

社稷復存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衢道也易曰荷天之衢道

炎精更輝之會也天所覆為宇中所由為宙也善曰方言曰張小使敷皇極以

創業協神道而大寧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得中也協和神明之道而

子創業垂統謂可繼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

于魯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又曰敦敘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

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爲瑞信又

以爲寶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

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七百里以是開居

也善曰毛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爲輔詩

秘宮有恤紫微至尊宮斥京師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秘神也西承明

京賦曰思比象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承明

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善曰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

次也漢書曰泰山郡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一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為天明堂以布政教言

靈光承天之明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嵯峨崑崙罪崑隗危巍嶮嶮皆堂在少陽之地

形也善曰皆高峻之貌崑崙罪崑隗危巍嶮嶮皆巖五軌切嶮罪嶮罪切嶮罪嶮罪切吁可畏乎其駭人也駭驚也故觀斯而貽孔安

國尚書傳曰迢嶢侗儻豐麗博敞洞轆轳乎其無垠也又其形也博廣也敞高平

也善曰迢嶢高貌也侗儻非常也上林賦曰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邈貌

而鴻紛羌辭也羌亦乃也善曰瑰異譎也山峙以紆鬱隆崛魚勿乎青雲屹猶孽也高大貌詩云臨衝弗弗崇墉屹屹隆屈也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屈崔舉崛物乎青雲言此物上逮青雲

善曰廣雅曰鬱坱坱坱坱以增耕屹宏剪助繒綾陵而龍鱗剪剪然日時止也

善曰坱坱無齊限之貌增屹深空貌汨于磴磴良以璀璨赫燿燿亦繒綾不平貌甘泉賦曰嵌巖其龍鱗汨于磴磴良以璀璨赫燿燿亦

而爛坤皆其形貌光輝也善曰汨淨貌磴磴高貌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威神言尊嚴也善曰積石山名西都賦曰激神

太帝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墉牆也善曰李尤德擬于闐闐方二軌而並入闐闐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善曰二軌謂

容兩車也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周禮曰

文

卷十一

十一中華書局聚

應門二轍鄭玄周禮注曰軌謂轍廣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

章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形彩之飾徒何爲乎濔濔泫泫流離

爛漫善曰濔濔泫泫光明盛貌濔濔古老皓壁皜曜以月照丹柱歛絕

而電燁霞駁雲蔚若陰若陽依其色狀也善曰皜白也古老切崔駰七

濯灑燁亂煒煒煌煌善曰采色衆多眩曜不隱陰夏以中處霽寥寂

以崢嶸涼室亦與此同飄寥寂煒燁皆幽深之貌霽烏宏切寥魚天

切窳音巢鴻煗煗以燻閨懸蕭條而清泠善曰煗煗煗煗皆寬明也善

煗煗廣切燻土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善曰言簷垂滴瀝纔

聲似雷之驚也說又曰耳嘈嘈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言炫耀也矍

善曰埤蒼曰嘈嘈聲衆也廣雅曰矍矍切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

也洞簫賦曰愨眸子之喪精矍火縣切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

英琅玕珠也似玉尚書曰球琳琅玕善曰李軌法言注曰駢並也國

琢此亦爲飾也西都賦曰裁金璧以飾璫璧英璧遂排金扉而北入

霄靄靄而晻曖言深邃也旋室嫵媚以窈窕洞房叫窳而幽邃善曰

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閩闔之中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  
旋室曲屋也嬈嬈迴曲貌楚辭曰媵容脩態巨洞房西京賦曰望叫

窳以西廂踟蹰以閑宴西廂西序也踟蹰連閣傍小室也閑清閑也  
經廷可以燕會踟或移字善曰踟蹰相連貌手莫

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東序重深而奧祕東序東廂也互言之文相避耳爾雅

也字書曰屹鏗瞑以勿罔屑駭駭以懿漚寂寞之形也善魂悚悚其

驚斯心猓猓而發悸驚斯於此驚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蕙蕙懼貌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善曰高誘規矩

應天上憲觜陬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善曰爾雅曰觜陬之星營室

也觜子移切屈侷雲起嶽崙離樓善曰甘泉賦曰大夏雲謫波詭離

茸之遊樹離樓梧而相撐渠物切侷君委切樓力朱切三間四表八維九隅室每三間則有四

維并中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楹柱也善曰磊浮柱岧嶸以星懸漂嶢

峴而枝柱枝柱言無根而倚立也善曰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檠漂

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蓬蓬而騰湊善曰甘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西

曰夏屋蓬蓬高也音渠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層櫨磔塊以岌峨曲枻要紹而環句善曰說

檣柱上枅蒼頡篇曰枅柱上方木然枅檣爲一此重言之蓋有曲直之殊爾要紹曲貌芝栢攢羅以戢香枝掌

杖枅而斜據芝栢山節方小木爲之掌眉梁之上也各長三尺掌或作帳字魯曰說文曰栢枅上梁蒼頡篇曰橫聚也戢香

衆貌香乃立切說文曰棠柱也取孟切枅枅參差之貌枅楚加切枅音牙毛萇詩傳曰據依也傍夭矯以橫出互黝

糾而搏負魯曰天矯勁糾特出之貌矯巨表切下第蔚以瑾錯上崎嶇

而重注魯曰第蔚特起貌瑾錯衆盛貌第扶弗切崎嶇危峻貌崎音綺嶇音蟻注猶屬也捷獵鱗集支離分

赴魯曰捷獵相接貌支離分散也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魯曰縱橫四散也駱驛不絕爾乃懸棟結

阿天窻綺疎天窻高窻也綺文也疎刻鏤也魯曰周書曰圓淵方井

反植荷蕖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曰荷芙蕖種之於員淵發方井之中以爲光輝魯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發

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葍窞咤垂珠綠房芙蕖之房刻繒爲之綠色紫葍葍中芍也爾雅曰其

中葍珠珠之寶窞咤也魯曰爾雅曰荷其華菡萏胡感切菡徒感切葍與芍同音約說文曰窞物在穴中貌張滑切咤亦窞也竹亞切

雲窠藻梲龍栢雕鏤雲節畫雲氣爲山節也梲梁上楹又畫水草之文龍栢畫椽爲龍魯曰爾雅曰栢謂之節郭璞

曰節櫨也窠與節同論語曰山節藻梲句咸曰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鄭玄禮記注曰栢謂之梁楚辭曰仰觀刻栢畫龍蛇飛禽

走獸因木生姿爲之形也魯曰高唐賦狀似走獸或象飛禽奔虎攬挈以梁倚仡奮豐而

軒轡善曰攬拏相搏持也羽獵賦曰熊羆之拏攬張揖漢書注曰梁倚相著也 伉舉頭也郭璞曰轡背上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轡

也蚪龍騰驤以蜿螭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領搖頭也牛感切李尤辟靡賦曰萬騎

貌躩音達踞音尼 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蟠蚪而遶榱榱亦榱也

曰榱二曰榱三曰榱善曰春秋漢含享曰太一之幣居前朱鳥衡四阿之長衡也淮南子曰柎題不柎文字曰騰蟠蚪曲貌蟠力鳥切蚪

巨繞 白鹿子蛻於樽榼蟠螭宛轉而承楣善曰古王子喬辭曰玉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遊子蛻

延首之貌予甄熱切蛻諸結切 狡兔踞伏於柎側援狄攀榱而相追

善曰說文曰踞也玄熊詘談以斷斷却負載而蹲踖踖踞也善曰詘也壯樂切柎音父

玷切談吐暫切蒼頡篇曰斷齒根也牛斤切廣雅曰蹲踖踖也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而犸犸齊首

瞪眄駢頭而相觀視脈脈犸犸視貌善曰坤蒼曰瞪直證切爾雅曰脈相視也莫革切說文曰犸犸怒貌牛飢切 胡人遙集

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伉欺猥以鵬眈鷗顛顛而睽睽狀若悲愁於

危處僭嘖蹙而含悴皆胡夷之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上楹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善曰儼雅跽貌說文曰跽

長跪也奇几切欺猥大首也鵬眈如鵬之視也聲類曰鷗驚視也眈與鷗同呼穴切鷗顛顛類大首深目之貌鷗鳥交切顛呼交切類力交

切睽睽張目貌孟子曰 神仙岳岳於棟閒玉女闕窻而下視神女之

嘖蹙而言嘖蹙憂貌



高也善曰岳岳立貌李尤函忽瞽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善曰瞽眇視不

谷關銘曰玉女流眇而下視明之貌說文曰瞽眇也廣雅曰眇莫也響像猶依侖非正形聲也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謔也謔與諦同圖畫天地品類

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

隨色象類曲得其情言委曲得情也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繆形不同也淮南子曰以鏡視形曲得其

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更畫太古開闢之時帝王之君也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曜滿舒光楚辭曰遂古

之初誰五龍比翼人皇九頭善曰春秋命脈序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周密與神通

號曰五龍又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羽蓋鳥之羽伏義鱗身女媧蛇軀

女媧亦三皇也善曰列子曰伏義女媧蛇身而人鴻荒朴略厥狀面有大聖之德玄中記曰伏義龍身女媧蛇軀

眇眇眇野略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畫其形亦質而眇眇眇野質朴之形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璇璣鈴

曰帝馨以上朴略有象難傳西京賦曰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至於煥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善曰尚書璇璣鈴曰帝堯煥炳隆興可觀軒冕以庸衣裳有殊

車曰軒冠曰冕庸用也作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書曰下及三后

車服以庸上曰衣下曰裳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也

媧妃亂主皆畫其形也三后夏殷周也善曰國語史蘇曰昔夏桀妹媧有寵而亡夏殷辛妲己有寵而亡殷周幽褒姒有寵周

於是忠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  
乎亡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忠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

賢愚成敗靡不載敘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來賢愚惡以誠世善以

示後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兩堂觀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

示惡以爲誠也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馳道周環

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人君所行之陽樹外望高樓飛觀

道也君必乘車馬故以馳爲名也長途升降閣道上下也軒檻

春秋傳曰宣榭長途中宿郭璞曰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善曰言重高九層也呂氏春

臺也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高徑所徑高充上至

登華蓋今乘陽谷答賓戲飛陛揭孽緣雲上征善曰揭孽高貌中坐垂景頻

視流星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日景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千門萬戶

數里仰不見日或二或三爲數非正之辭也屈善曰子虛賦周行

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靡細也郭璞方非夫通神之俊才誰

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靡細也郭璞方非夫通神之俊才誰

文  
卷二十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能剋成乎此勳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通神明漢書曰益據坤州刺史王襄聞王襄有俊才爾雅曰勳功也

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易曰地勢坤蒼昊皆天之稱也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純大殷中也言魯承天之大中

也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煴烟煴天地之蒸氣也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

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

臻醴泉出地故曰陰溝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天樞朱桂黝條於南

北蘭芝阿那於東西黝條阿那皆茂盛之貌善曰尚書大傳曰德光

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儼子虛賦注曰芍藥以蘭桂調

食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黑芝朱穆鬱

桂植其東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風之散物如灑然及

云翕習以灑颯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

而彌堅善曰甘泉賦曰神莫莫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

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善曰喪服傳曰天子至尊高唐賦曰

亂曰彤彤靈宮歸靡穹崇紛龐鴻兮善曰皆高大之貌靡助軌切龐莫董切鴻胡董切 崩芳

振振

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毛萇詩傳曰云言也爾雅曰珍美也

磁釐岑崆嶒疑駢龍從兮

善曰皆峻嶮之貌前助力切岩音力磁音茲釐音經嶒音蓄疑音疑

連拳偃

蹇崙菌蹉嶕傍欹傾兮

善曰皆特起之貌崙音倫菌音倫蹇音蹇嶕音蹇傍音傍欹音傾

歎歎幽藹雲覆

灑霽洞杳冥兮

善曰皆幽邃之貌歎許乞切歎許勿切灑杜威切霽杜對切

葱翠紫蔚礧礧瓊瑋

含光晷兮

善曰蔚文貌坤蒼曰礧礧也礧力罪切礧於賄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礧礧大石也音洛坤蒼曰瓊瑋珍琦也窮

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

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庇風雨

神之營之瑞我漢室

永不朽兮

景福殿賦

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闕

何平叔

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有奇才頗有材能美容貌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

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入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為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為司馬

宣王斬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

武帝文文帝並見魏都賦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

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國曰集王命於其身

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東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立政

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

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魏志曰明皇帝諱叡

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異之文遠則襲陰

帝崩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也遠則襲陰

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所籍通老

計安天下莫不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稽古已見

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

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又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庶事既康天

秩孔明天秩有禮毛詩曰祀事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

月東巡狩至于許昌魏志明紀曰大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

人以順動則刑罰清班固漢書述曰國富望祠山川考時度方存問

刑清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

高年率民耕桑禮記王制曰歲二月東巡狩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

度四方王齊曰隔定四方而安撫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民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越六月既望林鍾

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庶大雨時行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

禮記曰季夏之月昏火中又曰律中林三事九司宏儒碩生三事三

鍾是月也大兩時行尚書曰庶草蕃庶

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九卿也春秋漢含尊曰感乎溽暑之

九卿象河海劇秦美新曰耆儒碩老爾雅曰宏碩大也感乎溽暑之

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禮記曰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伊鬱煩熱貌

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惟岷越之不靜

寤征行之未寧岷越吳蜀二境也尚書曰西土人亦不靜也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

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何也荀卿子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也長笛賦

序曰博覽典雅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莫不以爲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

靈不飭不美不足以訓後而永厥成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爲

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曰夫君入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

于國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史記

司馬季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識之所旌獻帝

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春秋元命包曰

許昌爲周當塗春秋說題辭曰大運在五維書摘亡辭曰五德之運杜預左氏傳注曰戾定也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苟德義

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廣雅曰何問也尚書帝玄輅既曰俞孔安國曰俞然也

駕輕裘斯御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又曰是月也天子始裘論語子曰衣輕裘蔡邕月令章句曰凡衣服加於身曰

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禮記曰乃命有司漢書審量日力詳度費務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

漢書曰王延世功費約省用日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左氏

力寡孫子曰必先算其費務鳩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

子曰以鳩其民爾雅曰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

黎衆也又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芟夷我農功國語優施曰我

教暇豫之事吾韋昭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魏志明帝六年

曰暇閑也豫樂也十月田豫討大將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也左氏傳曰

齊侯來獻戎捷漢書曰蟲豸之妖謂之孽以吳僻居海曲而稱亂故

曰海孽魚列切爾雅曰賄財也立景福之祕殿備皇居之制度魏志明紀曰脩許昌

殿賦曰立靈光之祕殿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西京賦曰大廈耽

堂之羅疏柱之汨筆越肅坻直鄂各五之鏘鏘越光明貌坻殿基也汨

大也羅疏柱之汨筆越肅坻直鄂各五之鏘鏘越光明貌坻殿基也汨

垠鄂也西京賦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轍魚以高驤西京賦曰反宇業

曰坻鏘鏘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轍魚以高驤西京賦曰反宇業

左氏

傳曰

我

年

昌

宮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光

麗乎天鑄古皓其奧秘則孽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纒連也魯

光殿賦曰西序重深而奧秘翳蔽曖昧髣髴退概皆謂幽深既櫛比

不明也幽猶夜也曖音愛櫛古愛切纒相連之貌力氏切

明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毛詩曰其比如櫛璉未詳一曰宏連大連

與連古兼苞博落不常一象博落謂所繞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落與絡古字通遠而望

之若摘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廣雅曰摘舒

注曰天文者謂三光王翳甘泉賦曰却而羌瓌璋以壯麗紛或或其

難分此其大較角也南都賦曰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若乃高夔

萌崔嵬飛宇承霓薛綜西京賦注曰夔棟也絲蠻黹徒感雲會隨雲融泄

君曰縣蠻文貌黹黑貌黹徒韓詩曰絲

感切黹徒對切融泄動貌也烏企山峙若翔若滯言屋形高竦如

竦若翔若滯山鳥之貌毛詩曰如鳥斯企說文曰峨峨業

企舉踵也去鼓切魯靈光殿賦曰屹山峙以紆鬱峨峨業罔識

所屆西京賦曰嵯峨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趙岐孟

曰離朱即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箴古爾

針字玉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貌說文曰昭晰明也晰之逝切爾

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虞之輪函凡正門皆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

曰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之貌輪



齒其形也華鍾杙其高懸悍獸乞以儷陳言端門之內為筍以懸華鍾又植悍獸為虞以負之乞然相對

而陳列之東都賦曰鏗華鍾獸負鍾已見西京賦何休公體洪剛之羊傳注曰乞然壯勇貌賈逵國語注曰儷偶也儷力計切體洪剛之

猛毅聲旬安礮其若震音真毛詩傳曰礮雷聲也於謹切爰有遐狄鏐質輪菌遐狄

狄也以鏐為質輪菌然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鏐郭璞曰音遼廣雅曰質軀也輪音倫菌其曼切坐高門之側

堂彰聖主之威神言為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芸若充庭

槐楓被宸禮記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槐楓二木名說文曰宸屋宇也音

辰綴以萬年綵以紫榛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綵猶雜也毛詩曰山有紫榛

毛萇曰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萬年嘉名之屬紫榛美材之屬結實商秋敷

華青春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青東方為春位其色青藹藹萋萋馥馥芬芬

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寨上奇脩梁跨迥故曰寨眾彩殊制故曰奇徐爰射雉賦注曰寨開也說文

異也桁梧複疊勢合形離桁梁上所施也桁與衡同梧柱也音悟絕如宛虹赫如奔螭

宛虹奔螭梁上之飾也如南距陽榮北極幽崖宜任重道遠厥庸孔

多言據拱交結南自陽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為趨廣雅曰趨多也紙移切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在

南曰陽論語曰於是列髹休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言桷以髹漆飾之而為藻飾之而為藻

任重而道遠續以琬琰之玉而為文璫漢書曰殿上髹周禮曰王之喪車髹飾鄭玄曰亦多黑少謂之髹韋昭曰刷漆為髹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

上林賦曰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神龍繡桷也明月神龍壁璫也薛綜西京

賦注曰爰有禁楬補勒分翼張楬附陽馬之短桷也說文曰楬署也扁從戶冊者署門戶也楬署雖殊為

翼張言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釋名曰勒與肋古字通承以陽馬接

以員方陽馬四阿長桁也禁楬列布承以陽馬衆材相接或員方也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斑閒賦

白疎密有章廣雅曰斑分也毛萇詩傳曰賦布也考工記曰畫繪之事赤與白謂之章飛柳鳥踊雙轅是

荷飛柳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轅任承檐以荷衆材今人名屋四阿拱曰橫柳也劉梁七舉曰雙轅覆井菱荷垂莢柳吾郎切赴

險凌虛獵捷相加其衆材相加或凌虛皎皎白閒離離列錢白閒青

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閒列錢金釘晨光內照流景外燦晨光日景也西京賦曰金釘銜璧是為列錢

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而延起也西都烈若鈎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賦曰激日景而納光燦起貌式延切

言宮殿烈然光明若鈎星之在河漢煥然高廣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曰辰星或謂之鈎星雲梁以雲為梁也駟徙增錯

轉縣成郭駟或為蠲言合衆板上為井欄而形茄菴倒植吐被芙蓉

爾雅曰荷芙蓉其莖茄其本莖郭璞曰莖下  
曰蕘在泥中者莖音密蒼頡篇曰植種也  
繚了以藻并編以綷子

疏紅葩鞞胡鞞直甲丹綺離婁力俱反廣雅曰繚繞纏也西京賦曰帶

巧之瑰璋交綺豁以疏寮綷疏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離婁刻鏤之貌劉向熏爐銘曰彫鏤萬獸離婁相加菡萏翫翕纖

縟紛敷同說文曰縟采飾也繁飾累巧不可勝書廣雅曰勝舉也言不可勝而書

於是蘭栢積重窳數矩設以蘭木蘭也以木蘭為栢言蘭栢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窳數故借其名焉蘇林漢書

注曰窳數四股鉤窳其矩切數所柱切櫨兼子各落以相承樂拱夭矯而交結櫨即柳

廉切說文曰櫨柱上研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樂柱上曲木兩金楹齊

頭受櫨者快樂類而曲也夭矯樂拱長壯之貌矯其夭切

列玉為承跋金楹金柱也而以玉覆承柱之跋也西京賦曰彫楹玉

末青瑣銀鋪是為閨闈言以青瑣銀鋪是為閨闈之飾漢書曰赤墀

而櫨雙枚既脩重桴乃飾雙枚屋內重檐也重桴重棟也在內謂之

外而為重棟以施采飾也枚莫回切槐栢緣邊周流四極言以槐栢緣屋邊隅周而流

名屋縣聯楚謂之侯衛之班藩服之職言栢之居四極若五服之

小雅曰温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温房涼室二殿各下闈許昌

温房然下何同時今引之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建陽門在

者轉以相明也他皆類此東金光在西白虎頭曰昭剛義於金光崇柔惠於建陽爾雅曰臻至也故冬不淒寒夏

無炎燁言寒暑猶門故無寒燁之患毛萇詩傳曰淒寒風也國語

調中適可以永年呂氏春秋曰衷也者適也高誘墉垣碣基其光昭

昭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碣周制白盛今也惟縹曰掌蠶共白盛

之蠶鄭玄注曰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蠶也今東落帶金釭此焉

二等落帶壁帶也而交落之上施金釭而為二等明珠翠羽往往

而在漢書曰昭陽舍往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尚書曰重華

恭允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充命共工使作續明

塞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

五采之彰施尚書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又曰子欲觀古人之象作會

規椒房之列是準是儀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觀虞姬之容

止知治國之佞臣列女傳曰齊虞姬者名損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

昭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肯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

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

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

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

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

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

王失禮而晏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

身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為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

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

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勇不立此一殆也漸

臺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三殆

也酒漿沉湎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殆也宣王喟然而

數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為王后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列女傳曰楚莊王樊姬者楚莊王

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日與賢者

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

樊姬揜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

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

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

不知賢是無知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

也豈可謂賢哉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庭嘗與班婕妤同輦

婕妤辭曰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列女傳曰孟

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

之事踊躍築堊孟子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

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傍其子遊戲乃設俎豆

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  
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故將廣智必先多聞  
文子曰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

博辯守以儉國語曰晉公使趙衰  
為御辭曰胥臣多聞臣不若也  
多聞多雜多雜眩真  
楊子曰雜乎雜人為病多知

為雜惟聖人為不雜賈  
連國語注曰眩惑也  
不眩焉在在乎擇人  
左氏傳士文伯謂晉侯曰務三而已一日擇人

杜預曰擇  
賢人也  
故將立德必先近仁  
言將欲立德必先近於仁賢也左氏傳穆叔曰太上升德禮記曰力行近

乎仁  
也  
欲此禮之不魯  
去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不魯何恤人言禮記

孔子曰行道之人國語曰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  
朝觀夕覽何與書紳  
言朝夕觀覽圖畫何如書紳之事乎論語

曰子張  
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  
蕭曼蕭條曼延言高遠也西京賦曰途閣雲曼魯靈光殿賦曰飛陛

揭尊緣  
雲上征  
檣檻邛張鉤錯矩成  
西京賦曰伏檣檻而頰聽薛綽曰檣檻臺上欄也邛或為為丕孔安國尚書傳曰

丕大也鉤以正曲矩以正方也莊子曰  
曲者不以鉤方者不以矩錯猶治也  
楯類騰蛇摺習似瓊英  
榮楯彫鏤

形類騰蛇眾摺文采又似瓊英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夫文  
種於是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一日應劭  
漢書注曰楯欄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摺械也瓊英玉英  
也此既施之於檣檻然凡楔皆謂之摺辭立切楔先結切  
如蟠之

蟠如蚪之停  
廣雅曰無角曰蚪龍有角曰蛟  
玄軒交登光藻昭明  
司馬彪上林賦注曰

軒楯下板也上加漆故曰玄軒  
階除  
駟虞承獻素質仁形  
言為駟虞以乘

文  
卷十一  
九一中華書局聚

軒板狀軒軒然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毛詩序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廣雅曰實地也

彰天瑞之休顯照遠戎之來庭司馬相如封禪書騶虞頌曰厥塗靡從天瑞之徵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南

郡獲白虎是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在北故曰陰堂也方軒併以北狄賓也西京賦曰九戶開闢右个清

宴西東其宇杜預左氏傳注曰个東西廂也清宴殿名章誕景福殿賦曰離殿別館繁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連

以永寧安昌臨圃洛陽宮殿傳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安昌殿十間臨圃殿名遂及百子後宮攸

處章誕景福殿賦曰美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鄭玄毛詩箋曰大似十子衆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蓋取於此處之斯

何窈窕淑女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思齊徽音聿求多祐毛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又曰大

似嗣徽音則百斯男又其祐伊何宜爾子孫宜爾子孫已見上文克明克哲克

聰克敏蔡邕橋玄碑曰克明克哲實教實聰毛詩曰農夫克敏永錫難老北民賴止老令其壽

尚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洛陽宮殿

承光殿七間納賢用能詢道求中西京賦曰表賢簡能毛萇詩傳曰親戚之謀為詢也疆理宇

宙甄陶國風左氏傳齊賓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楊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平李贽曰堯壇為器曰甄陶王者

亦甄陶其民也甄陶其民也延失然切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融猶通也其西則有左

城右平講肄之場

七略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楚鞠亦有治

國之象左城而右平侯權景福殿賦曰乃造彼二六對陳殿翼相當

鞠室講肄謂習武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李尤鞠室銘曰圓鞠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下蘭許昌宮賦曰設御坐於鞠域觀奇材之

曜暉二六對而講功體便捷其若飛

僻脫承便蓋象戎兵言相僻脫似承敵人之便以

若今相僻臥輪之類僻匹赤切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唯

娛情言察之既解而各言歸斯實譬之政刑非為戲樂而已七略曰

使得蹋鞠歸田賦曰聊以娛情鎮以崇臺寔曰永始永始臺名倉廩所居也韋仲將

賦曰聊以娛情鎮以崇臺寔曰永始永始臺名倉廩所居也韋仲將

華輦於永始知稼穡之復閣重闈猖狂是俟莊子曰猖狂妄行也京庾之儲無

物不有庾露積穀也西京賦曰于何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有

不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

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

層盤名也為之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仲將

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淥水泱泱毛詩曰王在靈沼清露瀼瀼淥水

浩浩清露層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漙漙而羊切尚書曰浩浩滔天樹以嘉木植以芳草

嘉木樹庭

芳草如積悠悠玄魚確確白鳥

孔叢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之魚毛

詩曰白鳥騫騫毛長曰騫騫肥澤也騫與



唯音沈浮翔樂我皇道言魚鳥若乃蚪龍灌注溝洫交流言為蚪龍之形

吐水灌注以成溝洫交橫而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爾雅曰大夫方舟

流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郭璞曰併兩船

篁棲鷗鷺瀨戲鯉鮒音由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鷗鷺二鳥名鯉鮒二魚名豐侔淮海富賑山

丘字林曰休齊等也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孫卿子曰富如江海孫卿子

曰節用裕民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爾雅曰張富張富叢集委積焉可

殫籌鄭玄周禮注曰少曰委多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讎春秋漢金

曰咸池主五穀宋均曰咸池取水灌注生物以爲名也元命包

曰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爲作特五穀爾雅曰讎匹也視周切

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

看高昌邪晚岩堯岑立崔嵬巒居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巒山

建城碣揭同巒岩堯岑立崔嵬巒居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

巒飛閣干雲浮堦乘虛西都賦曰脩塗飛閣西京賦曰遙目九野遠

覽長圖謂建城也淮南子曰上通九天貫九野高誘曰九天八方

野頽眺三市孰有誰無謂高昌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踐高昌以

市朝時爲市夕市夕時爲市孟子謂臨列隊之京市周禮曰大市日及而市朝

曰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覩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

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毛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尚書無逸

之艱難乃逸又曰我聞在昔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感  
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玉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謂三市也感猶思也周易曰日中爲市  
聚天下之貨又曰君子安而不忘危

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也觀器

械之良窳以察俗化之誠僞文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鄭玄  
禮記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

曰舜陶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班固漢書贊曰孝宣之治  
至於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瞻

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  
則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

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  
屨賤公是以省刑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陂險也亦所以省風

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州鳩曰天子省風  
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

實輔德刑亦助教子虛賦  
曰奢言淫樂而顯侈靡也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

聲類曰坊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釋名曰坊別屋名  
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辛壬癸甲爲之

名秩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  
以題坊署以別先後也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

忘術廣雅曰  
術道也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楚辭曰亦多端而膠加  
又曰萬變之情豈其可

盡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數曰人之  
巧乃與造化同功造化已見東

文  
卷二十一  
中華書局聚

都賦 離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

而不違於水臬五結切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抵其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

既定乃爲位而平地也槩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

之臬以縣正之抵之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

離背別趣駢田胥附離背別趣各有所施也駢田胥附羅列相著也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

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鄭玄禮記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既窮巧

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

故文之以朱綠而飾之以碧丹也傳毅七激曰文以朱綠殫下或有駁字非也點以銀黃爍以琅玕黃謂黃

日楊僕懷銀黃也光明熠以燿說文曰熠盛光也燿火文彩璘班說文曰璘盛光也燿火清風萃

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崑崙崑崙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旒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崑

崑崙之丘觀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道成矩文子曰舉

措廢置不可不審順乎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

四時即順時立政也

方上下為六合元亨已見上文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

九有九州也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

庶績咸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尚書曰允恭克讓又谷絲乃歌

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

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

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說文曰泊無為也莊子曰知反於帝宮

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之

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則知道也反封禪書曰歷選列辟李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以論功

蓋罔及乎大漢莊子曰容成氏大庭氏若此時至治也彼吳蜀之

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新序趙良謂商君然

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

鄭玄毛詩箋曰忒變也家語魯君曰微夫子寡人無由自悟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漢書谷永

諫爭之官廣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漢書曰崇

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史記曰吳起如楚捐不急之官漢書蕭望

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猶造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淮南子

也賈逵國語注曰故謀也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淮南子

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

於土或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也說文曰遁遷也

尚書曰禮煩即亂太素樸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

也東都賦曰昭節儉示太素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

山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蒼龍觀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

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靡陂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泉湧於池

池東京賦曰龜書界似班固漢書贊曰漢使窮河源也醴泉湧於池

圃靈芝生於巨園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摠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

至歡王逸楚辭注曰摠合也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曰貺賜也祐福也尚書曰華夏蠻貊方

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

日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文選卷第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海賦

木玄虛

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玄虛華集曰爲楊駿府主簿傳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爲海賦文甚儻麗足繼前

良

昔在帝媯

爲古

巨唐之代

帝媯謂舜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孔安國曰舜所居媯水之汭

也左氏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杜預曰爲堯臣也

天網溥

溥出以爲涸爲瘵

側界反言水之廣大爲天網紀溥溥沸涌貌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

鴻水溥溥說文曰溥水涌出也又說文曰溥半傷也爾雅曰瘵病也

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

洪濤瀾汗萬里無際瀾汗長貌西京賦長波濬

徒沓杜我迤羊涎延八裔沓澹相連也八裔猶八方也於是乎禹也乃鏟

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潑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汜濫天下

蒼頡篇曰鏟削平也淮南子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啓龍門之岩

事高誘曰陂畜也塘堤也說文曰潢積水池也潑灌也啓龍門之岩

嶺壘陵巒而斬七鑿尚書璇璣曰禹開龍門導積石鄭玄注曰龍

鑿謂之鑿仕咸切鑿與斬古字通羣山既略百川潛滌息列切孔安

治山通水故以山名尚書曰嶠夷既略孔安國曰用功少曰略周書

曰禹濩七十川大利天下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爾雅曰濩深也

說文曰濩除也泱思廣澹敢泅騰波赴勢泱濩廣大也澹泅江河既導

萬穴俱流尚書曰岷山導江又曰導河倚居萬穴拔五嶽竭涸九州倚居

言水既除而竭涸而乾也倚引也廣雅曰拔出也五嶽秦華恒嵩灑滴滲

淫七蒼外蔚雲霧涓流泱烏灑乃莫不來注說文曰灑滴水下滴灑

音侵蒼蔚雲霧霑潤也毛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隴涓流小流也決

灑滄於也漢書杜欽曰屯氏河羨溢有填淤反灑之害說文曰注灌

也於廓靈海長為委輸毛萇詩傳曰於數辭也爾雅曰廓大也孟子

三王之祭川也或源或委鄭玄曰委流所聚淮南其為廣也其為怪

子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岷崙之輸也

也宜其爲大也爾其爲狀也則乃激由漢亦激冉盪冉浮天無岸淡

流行之貌激盪相連之貌玄中記曰天下沖沖澀沆胡濇余渺渺瀾

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說文曰浮汎也波如連山乍合乍散波若山白噓喻

彌炭炭漫汎汎深廣之貌波如連山乍合乍散波若山白噓喻

許百川洗滌淮漢淮漢之流小而且穢故洗滌之襄陵廣爲瀾交瀉

葛浩汗尚書曰懷山襄陵又曰海濱廣斥史記若乃大明撫苗彎於

金樞之穴猶攬也月有御故言彎金西方也河圖帝覽嬉日月者金

之精月有窟故言穴伏輶望清賦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言日初出

曰金樞理轡素月告望義出於此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言日初出

也淮南子曰日陽之主也日中有鳥故言翔逸駭言出疾也廣票遙

雅曰駭起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票遙

沙磬苦石蕩颺出以島濱言此二時風尤疾也易通卦驗曰巽風不至

厥序曰大風飄石颺風疾貌說文於是鼓怒盜浪揚浮言風既疾而

曰島海中往往有山可居曰島於是鼓怒盜浪揚浮言風既疾而

由漢亦激冉盪冉浮天無岸淡

沖沖澀沆胡濇余渺渺瀾

波如連山乍合乍散波若山白噓喻

襄陵廣爲瀾交瀉

若乃大明撫苗彎於

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

言日初出

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

言日初出

言日初出

言日初出

言日初出

言日初出



嶺五嶽言波濤之形遞相觸激故或反覆故或相碰謂瀆淪而瀆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五嶽已見上文碰猶激也

丑瀑他鬱沕切迭而隆頽鬱亂貌瀆淪相糾貌瀆瀆不平貌盤盪于六瀑沕鬱沕切迭而隆頽鬱亂貌瀆淪相糾貌瀆瀆不平貌盤盪于

激而成窟漕笑神含滌桀而為魁盤盪旋遠也滌滌峻波也毛萇詩

語注曰川潤再泊匹爾賜余磊罪智答合苦而相歷呼迴反

貌習習重疊也相歷相擊也磊大驚浪雷奔駭水迸集七發曰波湧而

字書曰開合解會濃濃傷濕濕開合之貌葩華跋子丑女頰頂瘳奴

漢側濬聚也頰濬沸貌漢濬沸聲若乃霾莫排暄計潛銷莫振莫竦

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噎霾音埋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爾

說文曰潛藏也廣雅曰振動也竦亦動也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爾

曰唐蒙猶尚呀加呬餘波獨湧言風雖靜而餘波猶壯澎匹濤鬱勿

女蘿 穰埋硯罪磊山壘澎濤水聲洞簫賦曰澎濤懷爾其枝歧潭以瀾藥

渤蕩成汜命音似管子管仲對桓公曰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

小渚也音止潭淪動搖之貌毛詩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

告王命急宣偏邊也毛詩曰肅肅王命飛駿鼓楫汎海凌山爾雅曰

郭璞曰駿猶迅速亦疾也方言曰楫謂之於是候勁風揭桀百尺

尺揭舉也百維長綯所交挂帆席今之帆網也以長木為之所以挂

以席為之故望濤遠決罔九然鳥逝蒼頡篇曰鵠聿如驚鳧之失侶

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居左氏傳

訓兵於睽終朝而畢爾雅曰濟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負穢言身

荷然尚書曰負罪引慝杜預左氏傳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吳歌

馬銜其狀馬首一角而龍形杜預左氏傳注曰蹊徑也天吳乍見而

髮鬣蝸像暫曉而閃式屍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為天吳為水伯說

見國語仲尼曰丘聞之水之怪龍罔象木之貌羣妖連眇昭余冶夷

爾雅曰連遇也小雅曰連貌決帆摧撞直戕風起惡杜預左氏傳注

也眇昭視貌冷夷妖媚之貌決帆摧撞江戕風起惡杜預左氏傳注

曰戕卒暴之名也廓如靈變惚恍幽暮廓猶開也言廓然暫開如神

鄭玄禮記注曰氣似天霄鬣愛費費雲布言海神吐氣類於天霄鬣

動襪叔 昱絕電百色妖露露昱疾貌妖露為妖而呈露也呵嗽許勿掩鬱賸居駸駸再無

度呵嗽掩鬱不明貌說文曰大視也又曰賸暫視也飛滂勞相奕楚激勢相泐楚橫反言戕

浪相衝也滂大波也郭璞方言注曰漢錯也洩與破同湖摩也楚乙切崩雲屑雨泐泐宏汨汨灑之貌

言波浪飛灑似雲之崩如雨之屑也李尤辟離賦曰泐泐甚蹕丑甚以興雲動雷飛屑風雨泐泐波泐泐波浪之聲也泐音宏沈甚蹕角甚

灑藥沸潰淪溢沈蹕漚灑波前卻之貌濯霍泝泝舟獲鑊渭蕩雲沃日

濯泝灑灑謂衆波之聲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言風起而浪驚故漂浮而或屑

沒於鼉鼉之穴或挂冑於岑敖敖之峯言被漂溺死非一所也屑猶碎也禮記曰屑桂與薑聲類

曰冑係也爾雅曰山多小石曰嶽或掣制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

齒之邦掣掣洩洩任風之貌汎汎悠悠隨流之貌淮南子曰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慎曰其民不衣也其人黑齒也

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中為害萍浮南北徒識

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蒼頡篇曰駭驚也說文曰悟覺也爾其為大量也

則南澮斂朱崖北灑天墟音虛廣雅曰澮漬也東都主人曰南東演

析木西薄青徐說文曰演長流也言流至析木之境爾雅曰析木謂之天津海在青徐之東故云西薄小雅曰薄迫也尚

書曰海岱惟青州又經途瀾鳥溟莫萬萬有餘鄭玄周禮注曰經謂里數也瀾溟猶絕遠

也杳冥吐雲霓含龍魚淮南子曰四隱鯤鱗潛靈居鯤鱗或為昆山昆

居聚仙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琴操曰紂徙文王於美

所處也豈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得水中大貝以獻里擇曰紂殺之於是太

紂立出西伯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

名者若無言世之所收者常聞其名且希世之所聞惡焉審其名言

世乃一聞之故不能審其名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故可仿像其色於虛其形仿像

不審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劉劭趙都賦曰其東則則有崇島巨

鰲庭結峴五結孤亭擘洪波指太清崇島五嶽也巨鰲大鰲也列仙傳

列子曰渤海之東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帝命禺強使巨鰲十五舉

首載五山峙而不動說文曰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崕崕高貌

山居海中故云擘峻極際天故云指鄭衆周禮注曰擘破裂也東竭

方朔十洲記曰冥海洪波百丈闕冠于上及泰清下及太寧竭

磐石栖百靈鄭玄禮記注曰竭猶載也聲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

北征言巨鰲多力颺風而行也呂氏春秋其垠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

之室天琛自然之寶也尚書曰天球在東序水怪奇石生乎水濱也

尚書曰鈺松怪石曹子建七啓曰戲鮫人劉淵林吳都賦注曰

鮫人水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說文曰瑕玉之小赤色者也詭暉別色

底居一驅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言沙汭之際

也蚌之節光若綾羅也毛萇詩傳曰芮崖也芮與鱗通曹植齊瑟行曰蚌蛤被濱崖光采如錦紅繁采揚華萬色隱鮮

說文曰陽冰不治陰火潛然言其陽則有不治之冰其陰則有潛然

隱蔽也寸說文曰煇眉炭重燔煇吹烟永九泉熳熳也重燔猶重然也吹猶然

冷銷也也漢書趙氏無吹火焉說文曰烟光也言朱燧烟綠煙腰眇眇蟬

火之光下照九泉地有九重故曰九泉一緣反腰眇蟬烟豔飛騰之貌熒與爛同魚則橫海之鯨突抗孤遊之鱣鱣郭璞山海

經注曰橫塞也突抗高貌巖巖教偃高濤巖猶築也茹鱗甲吞龍舟廣雅曰茹食也莊

而失水高誘淮南虛及波則洪連踳踏吹滂則百川倒流賦曰巨鼇

冠山陵魚吞舟吸漉吐波氣成雲霧踊蹙聚貌踳踏于六切踳所六切或乃躡躡躡躡窮波陸死鹽田躡

失勢之貌鹽田海邊也張揖上巨鱗插雲鬣刺天郭璞上林賦注

林賦注曰海水之崖多出鹽也也南都賦曰森廬骨成嶽流膏為淵廣雅曰顧謂之顧類魏武四

尊尊而刺天五六里謂之鮑時死岸上膏流九頃若乃巖坻直之隈沙石之欽音

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說文毛翼產鷩苦剖外成禽爾雅曰生哺

子須母食也割猶破也鳧雛離徒宜所鶴子淋滲所今反西京雜記曰太液池其

滲毛羽始生之貌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世洩淫淫軒舉也洩洩

貌翻動成雷擾翰為林翻動貌漢書趙王曰聚蚊成雷孔安國尚更

相叫嘯詭色殊音詭異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淮南子曰夫道絃

曰融朗也不汎陽侯乘躡喬絕往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

乘躡進術士遠在蓬萊山抱朴子曰乘躡三日鹿盧躡觀安期於蓬萊

見喬山之帝像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謂始皇曰後千歲求我蓬萊山

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羣仙縹匹眇餐玉清涯音宜縹眇遠視

賦曰忽矚眇以響像列履阜鄉之留鳥被羽翮之慘所纚所宜反列

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履阜鄉之留鳥被羽翮之慘今纚所宜反列

期先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數千萬於阜鄉亭

皆置去留書以赤玉鳥一量為報言仙人以羽翮為衣漢書曰天道

將軍衣羽衣縹纚羽垂之貌翔天沼戲窮溟莊子曰窮髮之北甄然有形於無欲

永悠悠以長生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淮南子曰有類莫尊於水

莊子曰同乎無欲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長生久視之道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

周易曰乾為天坤為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奧內也又曰區域也惟神是宅亦祇是廬神祇衆靈之通稱非惟天地而

已禮記曰有天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說文曰儲積也芒芒積流含形內虛班

覽海賦曰余有事於淮浦觀滄海於茫茫孫獅子曰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含形內虛言水能含衆形內虛似乎謙也孫獅子曰水清則

見物之形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周易曰坎為水家語金人銘曰江海雖左長百川以其卑

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管子曰夫人弘往納來以宗以都自皆赴高水獨赴下卑也而水以為都居也

而往弘之而令大自外而來納之而不逆尚書曰江漢朝宗于品物海山海經曰和山寶惟河之九都郭璞曰九水所潛故曰九都

類生何有何無言諸品物以類相生何所不有何者而無言其多也韓詩外傳曰夫水羣物以生品物以正李尤翰林論

曰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亦將由未成而然也

江賦釋名曰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風俗通曰江者貢也為其出物可貢晉中興書曰璜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

江賦述川郭景純賦榮緒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人璜瀆之矣性放散不脩威儀為佐著作後轉王敦

記室參軍敦謀逆為敦所害又云有人見其睡形變龍云是龍精也

咨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左氏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

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無公私水之德也

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惟發

辭也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南都賦曰發源巖穴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

可以涉王肅曰觴所聿經始於洛沫味龍萬川乎巴梁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

漢書廣漢郡維縣有漳山維水所出入潯維與洛通潯音煎說文曰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沫武蓋切攏猶括東也巴郡名也梁州

名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盛弘之荊州記曰信陵縣西二十里有巫峽方言曰躋登也鄺元水

經注曰馬頭崖北對大岸極泓宏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鄭玄禮記注曰

極窮也莊子曰大鵬海運則將徙南溟摠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

司馬彪曰運轉也尚書曰浩浩滔天摠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

禮 汲引沮余漳南都賦曰摠括趨欲郭璞山海經注曰泗水出魯國下縣至臨淮下相縣入淮孟子曰禹決汝漢排

淮泗而注之江景福殿賦曰兼苞博落郭璞山海經注曰沅水出象郡陵營道縣陽朔山過秦論曰并吞八荒之心山海經曰沅水出象郡

而東注江合洞庭中應劭漢書地理志曰武陵郡沅水出焉南出入沅水經云入江說文曰汲引水也山海經曰景山睢水出焉南

注于沅江又曰荆山漳水出焉源二分於岷居嵯來流九派乎潯陽

而東南流注于睢沮與睢同源二分於岷居嵯來流九派乎潯陽

山海經曰岷山東北百四十里岷山江水出焉又東百五十里岷山

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大江郭璞曰岷山中江所出也岷山北江所

出也水別流爲派尚書曰荊州九江孔殷應劭漢書注

曰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也漢書廬江郡有潯陽縣 鼓洪濤於赤



岸淪餘波乎柴桑

洪濤已見海賦七發曰凌赤岸或曰赤岸在廣陵與縣廣雅曰淪沒也餘波濤之餘波也言濤之餘

波至柴桑而盡也尚書曰餘波入網絡羣流商摧角苦涓玄澮廣雅曰

于流沙漢書豫章郡有柴桑縣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揚推粗略也涓澮小流也爾雅曰注溝曰澮也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

委及宗並見上文漢書曰廣陵國有江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滿

都縣東會于海尚書曰東會于泗沂

普沛普會反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

萌沛以利荆楚干越之民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張勃吳

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

底定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又曰震澤吳南太湖名也

瀉胡道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六州益梁荆江揚徐臧滎緒晉書

州梁州之南地部蜀郡江州本荆州之東界揚州之南境也海岱所

及淮惟徐州部廣陵郡上林賦曰經營于其內南方火故曰炎景所

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言江波之濬既作限於華夷天地嶮

介因之益壯也吳錄曰魏文帝臨江

嘆曰天所以隔南北也周易曰天嶮不可

升地嶮山川丘陵郭璞爾雅注曰介閼也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

往復或夕或朝呼吸萬里言其疾也抱朴子曰屢氏激逸勢以前驅

乃鼓怒而作濤峨嵒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峨嵒玉壘二山

泉也顧野王輿地志云益州陽泉縣蜀分縣竹立揭標皆表也水經

曰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戰國

策曰舉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鬼魚崖危而比嶠周禮曰荊州之鎮

標甚高在湘水南鎮山名安地德者也爾雅曰霍山爲南岳郭璞曰今在廬

江西漢書曰南郡巫縣巫山在西南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

陽之南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其磨切協韻音橋協靈通氣瀆忿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

霽莊子曰川谷通氣故飄風老子曰陰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

沃焦信陽卽信陵之陽也滅榮緒晉書曰建平郡有信陵縣吳都賦

曰寂寥長邁說文曰淙水聲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萬億

里有大壑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歸墟玄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若

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

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盛弘之荊州記古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絕

岸萬丈壁立赧駭赧駭如赧之駭虎牙巉桀豎樹以屹魚萃慈荊門

闕竦而礪礪盛弘之荊州記曰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

壁紅色間有白文如牙齒狀荆門上合下開開達山南有門形故因

以爲名嶽特立貌屹屹岬高峻貌闕竦如闕之竦也西京賦曰圓闕竦

以造天磐廣大貌圓淵九回以懸騰溢普流雷响呼而電激淮南子曰藏志

曰九旋之淵至深說文曰騰水涌也蒼頡篇曰溢水激浪暴灑驚波

聲也聲類曰响嗥也答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颺電激駭浪暴灑驚波

飛薄灑散也飛薄迅復扶增澆涌湍疊躍復流也音伏王逸楚辭

注曰洄波爲澆古堯切



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滄鳥孔渤溚以霧昏時鬱律其如煙滄渤霧出貌

成公綏天河賦曰氣蓬勃以霧蒸說文曰杳冥也類胚胚普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言雲氣杳冥似

胚胎渾混尚未凝結又象太極之氣欲構天也淮南子曰孕婦三月而胎胎春秋命厥序曰冥莖無形濛濛萌兆渾渾混混宋均曰渾渾

混混雖郊未分也周易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韓康伯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長波波叶濤濤濤峻湍

崔嵬埤蒼曰泱泱水滂漭也小雅曰峻高也盤渦和轉凌濤山類濤水旋流也廣雅

海賦曰洪濤奮蕩大浪踊躍山隆谷竅宛宛宛相搏陽侯破五破我以岸起洪濤宛宛演而雲

迴陽侯已見海賦破破迴搖動貌宛宛演迴曲貌恣銀淪淪淪華懷甲堆恣淪淪回旋之

貌之徵呼如地裂豁若天開豁豁開貌易緯曰天下愁地裂山崩漢書曰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觸

曲厓以縈繞厓駭崩浪而相礪相礪相擊也音雷鼓唇苦窟以滿窟渤溚溚乃

溢普湧而駕隈俗亦窟之類也濤濤水魚則江豚徒海豨喜叔鮑鮑

王鱣音鱣音逾音南越志曰江豚似豬臨海水土記曰海豨豕頭身長九尺郭璞曰鮑屬大者王鮑小者叔鮑

鮑音連音連音滑舊說曰鍊似繩山海經曰鱣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郭

璞曰音滑舊說曰鍊似繩山海經曰鱣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郭

尾郭璞曰舊說曰鮪似鱈楚辭曰鮪魚何所出王逸曰鮪魚鮪鯉也  
山海經曰鮪魚狀如鯉又曰鮪魚黑文狀如鮪食之不腫郭璞曰音

倫廣雅曰或鹿格象鼻或虎狀龍顏臨海異物志曰鹿魚長二尺  
鱧也

璣山海經注曰麋鹿角曰格又曰今海中有鱗甲錯七錯煥爛錦斑  
虎鹿魚體皆如魚而頭似虎鹿龍顏似龍也

錯錯間揚鱗掉尾噴問浪飛噀尾說文曰噴吒也噀沫也排流呼哈  
雜之貌

乎隨波遊延或爆蒲采以晃淵或嚇凡鯁乎巖間說文曰爆灼也今  
合隨波遊延或爆蒲采以晃淵或嚇凡鯁乎巖間以為曝曬也曝步

木切廣雅曰晃介鯨乘濤以出入鰓祖鯨鯢順時而往還爾雅曰介  
暉也赫猶開也

曰鰓魚出南海頭中有石一名石首郭璞山海經注曰鰓狹薄爾其  
而長頭大者長尺餘一名刀魚常以三月八月出故曰順時

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怪錯奇怪雜錯也舊說曰潛鵠  
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又曰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有翼其音如鴛鴦

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趾在水中鉤取斷岸  
人及牛蝻倫團鬣候媚媚饋扶龜鳥龜迷龜音麻說文曰蝻蛇屬

馬啖之蝻倫團鬣候媚媚饋扶龜鳥龜迷龜也黑色潛於神泉之  
中能與雲致雨山海經曰蝻魚其狀如鮪而彘尾郭璞曰音團如扇

之團廣志曰鰓魚似便面唯常負雄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交趾  
南海中臨海水土物志曰媚似蝦中食益人顏色有愛媚又曰饋魚

如圓盤口在腹下尾端有毒又曰初寧縣多龜龜形薄頭喙似鵝指  
爪又龜龜與鼃蚌相似形大如藤王珽姚海月土肉石華郭璞山海

生乳海邊曰沙中肉極好中啖

亦蚌屬也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柱如搔頭大中食又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

有三十足炙食又曰三蠖工蚌涼江鸚螺力旋蝸古花反臨海水石華附石生肉中啖

似蛤舊說曰蚌江似蟹而小十二脚南州異物志曰鸚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也舊說曰蝸蝸小螺也

環蛞 腹蟹水母目蝦遐南越志曰環蛞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為蛞取食又

曰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蛞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蛞音

除嫁切 紫蚌胡岡如渠洪蚌甘呼專車爾雅曰大貝曰蚌漢書曰尉佗

囚於羸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玄曰渠罔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蚌則徑四尺背似瓦壘有文國語孔子曰防

風氏其骨節專車 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蚌居葉應節而揚葩蚌似車螯

絮白如玉晞曜向日也楊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擘裂南越志曰蛞石蚌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廣雅曰葩花也蚌音劫

居 蝓 森衰以垂翹玄蠖力滯罪苦磔力而襁烏還反南越志曰

條長二三尺左右有脚狀如蚕可食森衰垂貌翹尾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蠖長七尺南越志曰蠖形如馬蹄磔磔不乎之貌

泛瀲辭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字書曰瀲泛也水波上及也混淪輪

力本 若乃龍鯉一角奇鶻倉九頭山海經曰龍鯉居其狀如鯉或

一足之夔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莫侯反山海經曰三足鼈岐尾爾雅曰鼈三足曰能郭璞曰今吳興郡陽

美縣山上有池池中出積螫肺扶躍而吐璣文鉞毗磬鳴以孕珍海

經曰珠蟹之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郭璞曰蟹音鼈南越志曰珠鼈吐珠山海經曰文鉞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

磬之聲是生珠條鏞庸拂翼而掣充耀神蜃麗蛭粉蝮力以沉遊

玉郭璞曰音吡條鏞庸拂翼而掣充耀神蜃麗蛭粉蝮力以沉遊

山海經曰條蟪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郭璞曰音條容說文曰蟪

茀馬騰波以噓蹠牒水兕雷咆薄交乎陽侯山海經曰驛馬牛尾白身

勃黃伯仁龍馬賦曰噓天慷慨南越志曰西羣縣淵客築室於巖底

東暨于海其中多水兕形似牛說文曰咆嗥也淵客築室於巖底

鮫人構館于懸流吳都賦曰淵客慷慨而電布餘糧星離沙鏡星離

言衆多也本草經曰禹餘糧生東海池澤傳玄青綸競糾縲組爭映

擬楚篇曰光滅星離舊說曰沙鏡似雲母也青綸競糾縲組爭映

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紫菜熒擘以叢被綠苔鬢所沙乎研上

珍微宋版

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聘魯問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  
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得焉王肅曰萍水草也說文曰漂浮  
也爾雅曰其下則金礦丹礫歷雲精燭銀說文曰礦銅鐵瑛也古猛  
泳游也

雲母一曰雲精入地萬歲不朽穆天子傳曰乃披圖視瑛麗留瑿  
典曰天子之寶瑿珠燭銀郭瑛曰銀有精光如燭也

瑰古水碧潛瑿美巾反說文曰瑿屬力計切又曰瑿石之有光者  
曰瑿瑰亦玉名也旋回兩音山海經曰耿山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

多水碧郭瑛曰亦水玉類也潛瑿亦水玉也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

乎陰濱山海經曰共水多鳴石郭瑛曰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  
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尚書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尚書

傳曰肆或頰古迴彩輕漣或涓涓涓崖鄰鄰然也力因切林

無不溽岸無不津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其羽族

也則有晨鵠天雞鵠於鵠晨鵠猶晨鵠也爾雅曰鵠天雞孫

炎曰黑身一名莎雞山海經曰鷩青黃其所集者其國亡郭瑛曰音放山

曰音竊窈之竊山海經曰鷩青黃其所集者其國亡郭瑛曰音放山

海經曰鷩其狀如鳧郭瑛曰音鉗鉗之鉗徒計切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尚書曰彭蠡既濬陽

為玄郭瑛曰國語千類萬聲自相喧聒說文曰聒濯翮疏風鼓翅翻

許翽許月反疏理也禮記曰鳳以為畜故鳥不翽麟以揮弄麗珠拊  
聿翽為畜故獸不狘鄭玄曰狘狘飛走之貌翽與翽同



拂瀑沫洞簫賦曰揚素波而揮連珠說文曰瀑貫也蒲到切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能他積羽

往來勃碣其列反字書曰彪落毛也彪與能同音唾竹書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行千里漢書曰燕地勃碣之關一都會也伏琛齊地記曰勃海郡東有碣石謂之勃碣也檣刃杞稭忍之薄於潯浹協榷連森嶺而羅

峯檣杞二木名也字林曰積稠穢也薄叢生也淮南子曰南遊江潯許慎注曰潯水涯也音尋協榷亦二木名也協音隸桃枝

篔簹筠當實繁有叢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篔簹竹生水邊長數丈又吳都賦注曰篔簹竹生水邊長數丈枝

雲蔓櫻以蘭紅雲蔓言多而無際也櫻采色相揚皜皜聒二擢紫茸

而容反皜白也聒與茸皆草花也陰潭隩於被長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繁蔚

尉芳離隱藹水松離江離香草也似水薺水松藥草名也涯灌芋千葉力見潛蒼鳥葱龍

郎公反涯灌則叢生也潛蒼水中鮫陵鮭六跡眉跼具於垠銀隄魚

茂盛也芋藁葱龍皆青盛貌也鮫陵鮭六跡眉跼具於垠銀隄魚

獫狁獫狁冉聒穴乎廕空鮫魚已見同篇山海經曰有魚狀如牛

求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跼鮫魚已見同篇山海經曰有魚狀如牛

青狐居水中食魚山海經曰鮫魚已見同篇山海經曰有魚狀如牛

如鱗其毛如毳郭璞曰音蒼頰之頰與纘同歸如珠切駸暫視也聲類曰駸驚視上也呼穴切廕岸側空處也去巖切迅雖聿

臨虛以騁巧孤獲居縛登危而雍容似獮猴也獲夔拏呼翹陸六於夕陽

鴛雛弄翮乎山東山海經曰岷山多夔牛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夔牛又爾雅注曰今青州呼犢爲

牯牯夔牛之子也牯與狗同火口切莊子曰斨草斨水斨尾而陸此馬之真性也司馬彪曰陸跳也廣雅曰翹舉也山海經曰南禺之山

有鸚鵡郭璞曰鸚鵡鳳屬也爾雅曰岐成渚觸澗開渠岐見激所壑雅曰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因岐成渚觸澗開渠岐見激所壑

生浦區別作湖周禮曰善爲溝者水激之鄭玄澄土之以激煩灑翼

渫刑之以尾閭水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灑扶國切淮南子曰潦

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澗而無源者也許慎曰灑淩漏之流也

灑昌即切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

尾閭水之從海出也標之以翠巖泛之以遊菰標猶表識也菰草

也浮於水上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

故曰遊也樹也鄭司農周禮注曰芒種稻麥也禮記曰凡祭鱗被菱荷攢布水

廟之禮稻曰嘉蔬鄭玄曰嘉善也稻菰蔬之屬鱗被菱荷攢布水

力果反鱗被如鱗之被言多也蒼頡篇曰攢翹莖灑問藥濯穎散

聚也應劭漢書注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蔬翹莖灑問藥濯穎散

裹穎穗也裹謂草實也匹問切廣雅曰藜華也隨風猗萎危與波潭淹

猗萎隨風之貌潭淹隨波流光潛映景炎染霞火潛映波瀾景色外

之貌潭音覃施徒我切流光潛映景炎染霞火潛映波瀾景色外

發炎於赧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雲夢澤名也吳錄曰雷

赧與霞同池在皖尚書曰彭蠡既

文

選

卷十一

十一中華書局聚

瀟湘安國曰澤名也吳錄曰巴陵縣有青草湖具區洮姚

有洮湖水經注曰中江東南左合瀟湘音核又曰朱湖在溧陽又曰

切極望數百沆胡濆兩晶胡濆注曰極盡也沆濆廣大之貌晶濆深

貌之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郭璞山海經注

長沙巴陵吳縣南太湖中有苞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金精玉英瑱

見他其裏瑤珠怪石碎其表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

英玉有英華之色也孫卿子曰琬玉瑤珠不知佩山海經曰荀林之

碎與碎同瑱徒驪蚪幽摻居其址止梢雲冠其嶸也必眇反驪蚪驪龍

故云摻其址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宋衷太

玄經注曰摻猶糾也孫氏瑞應圖曰梢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

木梢梢然也嶸山巔也方眇切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傳曰琴高浮遊冀州

二百餘年後入碣水中乘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冰夷倚浪以傲睨計

江妃含嚔而睒延眇而乘龍郭璞曰冰夷馮夷也莊子曰獨與天地

珍傲朱服

視貌法言曰眇縣作炳聯聯音縣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天矯鄭玄禮記注曰撫

曰凌馳也上林賦曰馳波跳沫廣雅曰吸飲也陵陽子明若乃宇宙

澄寂八風不翔又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說文曰宙舟車所極覆淮

賦曰翔風蕭蕭而逕其末舟子於是搦角棹涉人於是搯魚榜補毛

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叩否搦捉也應劭漢書注曰搯止漂飛雲運餘

也五逸楚辭注曰榜船權也補孟切一曰榜併船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飛雲吳樓船之有名者左氏傳

艘曰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艘杜預曰餘艘舟名也舳艫相屬萬

里連檣說文曰舳舟尾也舳船頭也泝洄泓流或漁或商毛詩曰泝

下曰泓流而上曰澗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赴交益投幽浪平

交益二州名也周禮曰東北曰幽州漢書有樂浪郡也竭南極窮東荒淮南子曰章亥自北極

荒爾乃緝霧紛稜子於清旭許覘勅五兩之動靜方言曰緝視也音

氛氣也說文曰霧亦氛字也鄭玄禮記注曰稜陰陽氣相浸漸以成

災也毛萇詩傳曰旭日始出也鄭玄禮記注曰覘闕視也勅廉切兵

營中許慎淮南子注曰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也統音桓長風颭

于以增扇廣莫颭麗而氣整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颭大風貌音

鬼以增扇廣莫颭麗而氣整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颭大風貌音

文

卷十一

十二中華書局聚

鷗鷗急風 徐而不颺 疾而不猛 遲也音隈 鼓帆 平 迅越 趙 陌 漲

張截洞 音迥帆已見上文越猶越也 凌波縱施電往杳冥 雄方言曰

船後曰船郭璞曰今江東拖呼為舳也王逸 雲如晨霞孤征眇若雲

翼絕嶺 鷗征貌徒對切晨霞朝霞也莊子曰大 倏忽數百千里俄頃

楚辭曰往來倏忽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 飛廉無以聆其

司馬彪莊子注曰頃久也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 蹤渠黃不能企其景 史記曰飛廉善走廣雅曰晞視也穆天子傳曰

舉足則望見 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 謂採蘆捕魚之子也擯落謂

子注曰衣則羽褐食惟蔬縻 思延切鄭玄毛詩箋曰褐 梲 寂 澱 見 爲

泐夾濑 在羅筌 說文曰梲以柴木壅水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旋如

作慘叢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以薄捕取之也慘蘇感切泐字

灑連鋒 雷 比船 舊說曰雷灑皆釣名也 雷 或揮輪於懸碣 奇

或中瀨而橫旋 輪釣輪也 忽忘夕而宵歸 詠採菱以叩舷 淮南

夫歌採菱發陽阿楚辭曰漁父 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 日

倨也。輻輳與。同。楚辭曰：順風波以南北兮，霧宵晦以紛紛。西京賦曰：窮年忘歸，猶不能偏也。爾乃域之以盤巖，豁

之以洞壑，疏之以施。河汜似鼓之以朝夕。尚書曰：沱潛既導，孔安國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王逸楚

文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王逸楚

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珍怪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高唐賦曰：珍怪奇偉，子虛賦曰：珍怪鳥獸，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桓子

說文曰：瑰偉也。又曰：奇異也。疑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壽配列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班固公

孫弘贊曰：異人並出，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四瀆之精，仁左氏傳樂和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播靈潤於千里，越

岱宗之觸石。公羊傳曰：曷為祭大山？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天

者唯太山雲爾。海潤于千里，何休曰：雲氣觸石理而及其謫，變儵恍

出為雨，無膚寸之地而不偏也。河海與雲雨及千里。及其謫變儵恍

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經紀天地

錯綜人術。五行志曰：厥風絕經紀如淳曰：壞絕匹帛之屬。周易曰：錯

綜羣數，王肅曰：錯交也。綜理事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

也。仲長子昌言曰：錯綜人情。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

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

于東井陽后陽侯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楊國侯溺死奇相去得道而

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廣雅曰江神謂之奇相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墜湘水之中因為湘夫

也人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

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曳尾而逃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

乎太阿呂氏春秋曰荆有伏飛者得寶劍於干遂反涉江至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軀伏飛拔寶劍曰此江中腐肉朽骨也赴江

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高誘曰干遂吳邑越絕書曰歐冶子作鐵劍二曰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

而推戈廣雅曰悍勇也呂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

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掉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悲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

靈均之任石嘆漁父之權歌楚辭曰名余曰靈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申徒之抗直驟諫君

而不聽重任石之何益又曰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壑史記曰屈原作懷沙賦懷石自投汨羅懷沙即任石也義與王逸不同

楚辭曰漁父鼓棹而歌曰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龜鼉紀年曰周穆王三十

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此龜鼉以為梁列子曰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驂騶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

儀古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廣雅曰感傷也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

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亡矣迴顧二女亦卽亡矣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子自罕露之泉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子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元君乃剗龜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司馬彪曰鑽命卜以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莊子曰夫大塊載所卜事而灼之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我以形勞我以生司馬彪曰大塊自然也周易曰品物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言混萬物盡歸於一科也孟子曰水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趙岐曰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春秋元命包曰水者五考科坎也

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班固漢書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也

## 文選卷第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